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二十六回 八王千歲長街測字 鑽雲燕子古廟現形

上回書說到八王千歲為了捉拿殺人的兇手，親自微服私訪。王爺和駙馬千歲呂剛，在虹橋個小茶館租了一套桌椅。在挨著茶館的不遠處擺了一個卦攤，掛幌測字。這測字的人還真不少，圍觀的人也很多。因為剛才給那個婦女算靈了。這時候，在人群外頭來了個白鬍鬚老頭。這老傢伙站在外頭看著，沒往裡頭來。八王爺因為他捉拿的兇手的相貌特點就是個白鬍鬚的老頭，所以他對白鬍鬚老頭特別注意，他一看這個老頭兒，心想，他是不是呢？如果是，進來一算卦，一對筆跡就差不多，可他不進來……正這工夫，由外頭吵吵巴仗地擠進一個要飯的老花子。「哎，借光！借光！借光！我要測個字啊。」

八王爺和駙馬呂剛同時全看到了。這個老花子，五十多歲，鬍鬚都趕成了氈子了。帽子露著頭髮，身上的衣服那就更別提了。腰裡係著一個帶子，疙疙瘩瘩的，不知斷了多少個節。下邊穿著一雙差伴兒的鞋，手裡拿著黃瓷瓦罐，打狗的裹條，就來到八王千歲卦桌前面。

「老先生啊，給我測個字。」

八王爺看了看這老頭：「你算什麼呢？是求財呢？還是算命啊？」

「我呀，我是找人的。」

「找人的？找誰啊？」

「我找兒子！」

「噢，找兒子？好吧，那你寫個字吧！」

這老花子拿起筆來就寫了一個字。他寫了一個朋友的「朋」字。王爺看了看：「你找你兒子多長時間了？」

「我呀，瞎！我找了有一年多了，還沒有找到。可把我急壞了！」

八王爺說：「根據你寫的這個字啊，朋友的『朋』字，是兩個月字，你啊，別著急了。再有兩個月就能找到你兒子了。」

八王爺，他會測字嗎？王爺他根本不會測字，王爺是古今中外博覽群書，有文化有才學。他就是現編詞也來得及。剛才那女的丟東西，王爺怎麼給算靈的呢？其實那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自己人，愣說算靈了，為了招攬生意。這老花子來可不是早安排的。老花子說：「我說老先生啊！兩個月太長了。我都急得不知道怎麼好了。能不能再提前幾天啊？」

「那你再寫個字吧！」

那老花子又寫了一個字，寫了一個太平的「平」字。王爺一看樂了。

「根據你寫的這個字。你還別說。還有點希望。這個平字是六十缺一點，就是六十天還缺一點。我看哪，五十多天就能找到了。啊，別著急了，你就等著吧！」

「謝謝，多謝老先生。多少錢一卦呀？」

「算了，看你穿的衣裳襤褸。你可能囊中也不大方便吧，改日再說吧！」

「那我就謝謝了，那那我就告辭了。我就等著了，啊！真要找著我兒子，我給您傳名。」這老花子走了。

唐鐵牛在遠處看見了。嘿！這老花子，是我老朋友哇。他救過我。唐鐵牛副想嘆，一想我幹什麼來的。不能暴露我的身分，再一眨眼的工夫，這老花子沒影了。這時候，站在外邊的那白鬍鬚的老頭就擠進來了。

王爺和駙馬呂剛都注視著這個白鬍鬚的老頭。這一定是刺客，此人跟陳清秋說的十分相象。

「老先生，給我測個字啊！」

八王爺看了看這老頭，頭上綰發別金簪，白髮蒼蒼一部白鬍鬚。臉上童顏紅潤，二目有神，閃爍著狡黠的異彩。

王爺說：「這位老者，你算什麼啊？」

「我呀，也不求財。我也不算命。我身體不怎麼太好，這兩天我睡不著覺。算算我有什麼病。」

「好吧！你寫一個字。」

這個白鬍鬚的老頭，拿起筆來寫了一個字。他寫了一個祭奠的奠字。王爺一看他的筆跡，跟身上帶的那個紙條上的筆跡差不多。

「嗯，你這麼大歲數怎麼寫個奠字。祭奠的奠字，不太吉利呀！」

「嗯？不好啊？我再寫一個！」

他又寫了一個字，寫了一個酉字。申猴酉雞的酉字。

「這個字，你再給我測一測！老先生，剛才你給那女的算得很靈啊！我也寫一個酉字。」

王爺看了看說：「噢。你寫這個酉字，跟剛才那女的

的寫的那個酉，可不是一個意思啊！因為你頭前寫了個奠字。你把兩頭去了，留當間，是申猴酉雞的酉。根據你這個字，你好像辦什麼事情沒有頭緒，沒頭沒尾也不怎麼太好。」

「嗯？那我再寫一個『友』字。」他寫了一個朋友的友字。

王爺說：「根據你這個友字嗎？你辦什麼事都不能夠順當。總反個勁，這叫反字出頭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這個白鬍鬚老頭，聽到這裡，當時臉色變了。面帶怒氣。他伸手往懷裡一摸，想拿什麼東西。原來呀，這老小子想在身上掏匕首。我不是驚扭嗎？我先把你宰了。就在這工夫，駙馬千歲早就給唐鐵牛使眼色了。知道這老傢伙他來者不善，示意唐鐵牛保駕。

唐鐵牛他那切糕車子和那大坨切糕啊，都是租來的，他自己也不會做。主要是偽裝成賣切糕的，他這切糕要叫人家賣，早就賣光了。他也不吆喝，一塊也沒賣出去。這會兒剛來個主顧，他剛要給人家稱切糕，一看前面要出事了。駙馬衝他使眼色，他托著這塊切糕就來到跟前了。看這白鬍鬚老頭兒，往身上好像拿什麼東西。唐鐵牛把切糕就扔過來了。

「老小子！著切糕！」這塊切糕「啪！」正給那白鬍鬚老頭打到腮幫子上。

「哎喲！」

這切糕是江米麵的，還真黏，整個給他貼臉上了。奇怪的是他沒往下拽，帶著這塊切糕，轉身就跑，唐鐵牛一看，這裡有毛病。這老傢伙的鬍子備不住是貼的。他要是再往下一撓味，怕把鬍子給拽下來。

「這是老刺客。別讓他跑了！」唐鐵牛這一吵吵，人群裡衝出一個人來，手擺單刀「嗚——」奔那白鬍鬚老頭就剃去了。這個老頭往旁邊一閃身，「蹭蹭蹭」就往人多的地方跑。拿刀剃他的這個人，正是「身形無影」時長青。長青這陣臉都氣青了，他恨不得立即抓到兇手。給蓋嬌娘報仇啊！長青見老頭一跑，隨後撒腿就追。這是個大市場。做買賣的人很多，來往行人也多，那老頭在人叢中穿來鑽去，不大的工夫，消失的無影無蹤，長青氣得把腳一跺：「哎！又叫他跑了。」大傢伙在這撒目了半天，沒找到這個白胡額老頭。一看天到晌午了，保王爺回去吧！八王千歲只好跟著他們回到了狀元府。

王爺說：「根據這個筆跡，這個算卦人他就是殺人的兇手！」

下爺立刻吩咐，叫京營殿帥派兵把守四城門，捉拿這個白鬍鬚的殺人嫌疑犯。並說他自己明天進要上街去算卦。

周景龍說：「王爺您可別出去了，今天就已經暴露了身分，明天再去。我們大伙都得提心吊膽，恐怕您老人家出了事。」

王爺說：「我不怕！」

阮英說：「您不怕我們怕。這樣吧，您先休息幾天，觀察觀察動靜再出去。」在大家的一再勸阻之下，王爺才勉強答應。

「嗯——那也好。」駙馬千歲保著八王爺回南清宮去了。

小八義弟兄坐到客廳裡，共同商討捉拿兇手……

唐鐵牛說：「八王爺傳鈞旨，滿城捉拿白鬚鬚老頭，我看那也沒准兒。這老傢伙十有八、九是化的牧，根據模樣，他很年輕。他今天是白鬚子，備不住明天就是黑鬚子，還興許後天沒鬚子。你就是把全城老頭兒都抓起來，還未必有他。」

尉遲霄說：「對，我看也是，最好把全城有鬚子和沒鬚子的都抓起來就好找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大哥想的簡單，哪有那麼抓兇手的，現在先都休息休息吧。我們睡覺都清醒一點，府裡頭也多加小心！提防有人與我們做對！」

天黑了，時長青晚飯都沒吃啊，就在靈堂裡守靈。哭累了就坐一會兒，坐一會兒還哭，眼睛都要哭出血淚來了。弟兄們來勸長青，不要過份悲痛。

阮英與時比青卻截然相反，他不哭，並不是沒有淚，他是有淚往肚子裡梳，阮英這麼想：我要過份悲哀，弟兄們就更沒有主意了。所以，為了穩定大伙的情緒，他把長青勸走了，自己也說回房休息。

陳清秋就更不用提了，清秋這眼睛全哭腫了。她跟蓋嬌娘又是師兄弟，還是乾姊妹，耳鬢廝磨，情意相投，這個感情可是深厚哇。一時一刻她也忘不了嬌娘，長青在裡面哭，她在外邊哭，哭的聲音自己控制不住了，跑到房裡躺在床上，放聲哭……把枕頭都哭濕了，翻過來調過去嘴裡只喊蓋嬌娘的名字。

「嬌娘啊，嬌娘，咱們進能見面嗎？」陳清秋只哭得昏昏沉沉，懵懵懂懂……「吱——」門開了。只見蓋嬌娘由外面走了進來。

「姐姐，你睡了嗎？」

「啊！嬌娘！你沒死啊？你還活著？快來！」

「姐姐，我已經不在人世了。我是死去的人了，姐姐，我來求你給我報仇。」

「妹妹呀，你是被誰殺的？你告訴姐姐。我一定把他抓住，開膛摘心，給你報仇哇！」

「姐姐，你不要過份難過，我來告訴你，誰是兇手。」她一邊說著，一邊轉身往外走。

「嬌娘！你別走！」說著話，陳清秋下床了。她緊走幾步用手一抓：「妹妹，你回來！哎！」陳清秋把被子抓得緊緊的，攆到懷中了，一睜眼：「咳，我這是做的夢啊！」

早知是夢，不如不醒，啊！夢裡能相見，醒來不相逢，何不終生成夢，與嬌娘長在一起呢！陳清秋思念著，不免又熱淚盈眶，也許是她顯靈顯聖來了。「妹妹呀，你再等姐姐我一會兒。」陳清秋趕忙下了床，推開房門，來到當院，看了看滿天的星斗，夜色茫茫……現在已經是定更的時分了。陳清秋也不害怕，她信步來到了停靈柩。這兒沒有人了。裡頭就明陰暗暗的有一盞照屍燈。白天唸經的和尚老道和陪靈的人們都回房休息了。陳清秋淒涼涼走進曼棚，在供桌前燒了幾張紙，上了幾炷香，又敬了幾杯酒，跪到了棺材前面。

「妹妹，你放心吧！姐姐我一定給你報仇！你要有靈的話，在夢裡和姐姐多見幾面吧！」「啪啪」，用手直拍棺材。陳清秋正在這哭著哪，忽然覺得身子被一個東西給套上了。

「啊！」一看，顯個繩子套索，陳清秋用力一掙，沒想到是越動越緊，把兩胳膊整個給套住了。

「啊？」陳清秋回頭一香，服前站的正是那個白鬚鬚的老頭。這老傢伙呀，這回不拿寶劍了，手裡頭拿的是一把刀！另隻手抓著繩套索。

「嗯，嘿嘿嘿，丫頭，你還跑得了嗎？跟我走吧！」他上前要抓陳清秋。就在這個時候，「刷——」有人進來就剝他一刀。他一閃身，一看，來的正是賽活猴阮英！

怎麼阮英來得這麼及時呀？阮英他也睡不著覺哇。圍著靈棚他是來回直轉哪！他心能不難受嗎？秀香啊，你是被我把你給害了。你是無辜的女子呀！他們殺你完全是因為你是我的妻子。阮英心都要碎了。聽靈棚裡一有動靜，阮英就進來了。跟這個老響馬戰到一處。阮英一看，老響馬手裡的這口刀，很熟悉，好像是滾珠劈水電光刀。是老盟父殿龍殿步雲的那把刀。那口刀破藏軍山的時候丟了，不知道是被誰給偷走了，如今怎麼落到這個老響馬的手裡。只有抓住他。才能問明白。阮英今天可急了，平時能耐久有八分，今天能耐就有十分。單刀舞動「刷刷刷！」好像飛稜電閃一樣。劈斬撩刺，前竄後跳。步步進逼，刻不容緩，這個老響馬也不示弱，寶刀擺開，招招接應，毫無懼色。阮英跟他從靈棚裡殺到靈棚外，此時陳清秋一邊掙繩索一邊嚷：「來人哪！老响馬又來行刺了！」

「好小子！跑不了他——」弟兄們全醒了。唐鐵牛拿著鐵棒槌。孟春達拿著獨腳銅人槊，徐文彪拿著寶劍，弟兄們各執兵器就全出來了。唐鐵牛說：「咱們是前防後防，左右防。南房北房，東房西房都埋伏好了，別讓他上房跑了！」

白鬚鬚老頭一看，人多勢眾，全出來了，我光棍不吃眼前虧，走吧！他一縱身就到東房的房底下了，他想要在東房這兒跑。文彪正在房下等候。他剛縱到這兒，文彪手裡拿著寶劍「刷——」就奔他刺去了。這老頭一閃身，擺刀一刺「咔嚓！」把文彪這口寶劍就砍掉了半截。

「啊！」文彪一看寶劍壞了，這老頭趁機一跺腳縱身上房，撒腿就跑，頭一個追上來的就是阮英啊。阮英旱地拔蔥躡上房來。

「哪裡跑！」「蹭蹭……」

弟兄們全上房了。隨後緊追，追來追去呀，弟兄們追散了。為什麼？天黑呀！他們距離遠，找不著目標啦！

阮英是盯住這個老刺客不放。兩個人距離很近，別看這個老賊腿快，阮英的腿也不慢哪。追著追著看前邊有一座寺院，這個老刺客縱身就跳進了牆頭。阮英隨之也縱上牆頭，跳進院內。

阮英來到裡頭一看，這個寺院好大氣魄，阮英知道這是東京汴梁的保國寺。東京有相國寺、保國寺、報國寺，都是大廟宇。他跑到保國寺裡來了。

阮英看東西有配殿，前面是大殿，這個老賊跑哪兒去了？阮英周圍正看著呢。當院有棵大槐樹，在槐樹尖上有人一樂。

「哈哈！」

阮英抬頭一看，這個老刺客正在樹上呢。他一縱身，「騰」他跳下來了，一橫這口寶刀，單手在臉上一划拉，「唻啦」把鬚子給扯掉了。

「姓阮的！認識我嗎？」

阮英一看，扒了皮連骨頭我都認識：「奚金哥！」

「正是。姓阮的，我二次上山學藝，回來了。又找你報仇來了！我這是要你阮英的腦襲來的。姓阮的，今天哪，天太晚了。咱倆別打了。後天晚上，定規好還在這個地方，咱倆單對單，獨對獨，比武較量，你要把我戰敗，怨我沒能耐，你要是把我殺了，怨我倒霉！姓阮的，我要是把你戰敗殺了，給綠林朋友死去的哥們，報仇雪恨！老爺我敢做敢當，既然敢到你狀元府行刺，我把你們這幫人就沒看眼裡！可是醜話說頭前，姓阮的，你要是帶領官兵仗仗人多勢眾來拿我，那你姓阮的就栽了。說明我怕你了，那就不夠英雄，不算是梁山後代！」

阮英說：「好吧！奚金哥，後天晚上？」

「對！」

「不見不散！」

「對！」

「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！說話算數，板上釘釘，後天見！」

阮英回來了。來到客廳裡，一看弟兄們哪，還沒有回來呢！呆了一會兒大伙才陸續回來。

「阮英，你追上刺客了嗎？」

「追上了。你們知道他是誰嗎？他是奚金哥！」

「就是那個鑽雲燕子。」

「對！就是他。盜珍珠冠的那個響馬。我琢磨這響馬也該出來了。今天我跟他定規好了，後天晚上，不見不散，在保國寺裡，我們二人單打獨鬥，以武論勝負。你們誰也不用去，有我一個人就行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猴唉，啊，不！阮賢弟，我看哪，你可不要感情用事，別犯你的老毛病。你現在是南路招討使，平夷侯了。你現在是做官了，辦事可得好好思考思考。兄弟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，頭腦一發熱容易把事情弄砸了。三哥怎麼說比你大幾歲，我又是你大師兄，我看咱不跟他那麼乾。帶領官兵把保國寺給他圍了，這小子他跑不了。」

「師兄，我不能那麼乾。說出去的話不能改悔。咱們倆是師兄弟，你又是我磕頭的三哥。我求你一件事！」

「兄弟你說吧！」

「明天，你給我買口棺材預備著。」

「咳，我說猴哎，你可別說這喪氣話，買棺材幹什麼？」唐鐵牛眼淚流下來了。

「三哥，買棺材是為了盛殮屍首，不是我，就是他，我琢磨著，是他的面大，是我的面小，反正我得跟他見死活！您別著急，我準能勝！」

阮英又上來那個猴脾氣了。誰勸他也不行。

第二天白天，阮英就回房休息去了。小八義弟兄大伙都在議論這事。「阮英這麼做不對呀！」

周景龍說：「咱們得想想辦法。要不阮英去了非吃虧不可。」

這時候外頭進來一名家將。「金貴呢？」

「我在這兒呢！」

「你朋友來看你來了。」

「我朋友，我哪個朋友？」

「你快出去吧！」

金貴趕忙出大廳，來到府門一看。「是你呀！你怎麼來了？」

「我我來來看看你來……來了。」